

国外历史地理学的新发展

B. B. 安年科夫

地理学的一个最古老的分支——历史地理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了《新历史地理学》这一概念。本文试图在分析国外文献的基础上阐述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在搜集资料用来评述历史地理研究现状时碰到的一个大难题是《历史地理学》在概念上不确定。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和地理这两门学科的影响下平行产生很多学术方向后形成的。这些学术方向彼此间没有明显的联系。它们不是互相补充，而常常是相互竞争。历史地理学的某一分支的代表往往把历史地理学的内容仅局限在自己分支的方向上，对其它分支则缺乏正确评价。这种偏见阻碍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本文不拟探讨历史地理学的定义及其内容分类，我们只是根据对历史地理学的一般理解，认定它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边缘上发展的各科学术方向的总和。在不同的国家内这些方向或被看成是特别的学科，或被看成是历史学或地理学的分支。这些差异不应当掩盖历史地理研究的内部统一性，它们虽然运用不同的方法，但都建立在共同的时空分析方法上，内容上也是相互补充的。

如果以前在经验性阶段和归纳总结阶段历史地理研究的孤立性对于它的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那末现在在国际上和跨学科上的孤立就会阻碍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1. 现阶段几个特征 近几十年来社会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运动提高了历史地理学的实用意义。区域规划工作要求对经济结构、人口分布、社会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历史变化加深认识。没有对历史地理研究的各种相互联系的自然要素发展过程的规律性的深刻了解，对很多社会和经济现象的预报也是不完整、不可靠的。现代世界的变动提高了一些历史地理方向的社会意义。

历史学和地理学在方法论上的进展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展的重要因素。在历史学和经济史国际代表大会的日程中很早就包括有历史地理学的议题。主要是城市演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家人数的增加及其团结起来的力量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1901—1969年间，历史地理学方面学位论文答辩占整个地理学的比重约为3%。如果单独分出六十年代的历史地理学论文答辩，其比重则占8%，几乎增加了一倍半。1970—1978年美国注重历史地理研究的地理学家的比重从7.7%增加到10.5%（从517人增加到611人），专业历史地理学家由219增加到241人。在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中登记的历史地理学家人数由1975年的260人增加到1977年的348人。分析1977年的英国学位论文目录发现，几乎在英国所有的大学里都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这类论文数占有地理学论文数的10%左右。

其它国家的变化只能根据历史地理学家组织,代表会议,出版刊物等情况作些定性的说明。日本早在1899年就成立了《日本历史地理学会》,1958年又进而组成了历史地理学家联合会。日本漫长而繁荣的历史地理学发展历史过去很少为欧洲人知道,现在可通过英文出版物、日本历史地理学家参加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的阵容和他们在历史地理专业组会议上作的报告看出来。捷克斯洛伐克在六十年代由于1965年出版捷克斯洛伐克历史图集,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活跃起来,稍后在布拉格成立了历史地理学委员会,并从1968年开始出版《历史地理学论文集》。在法国历史地理学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分出来,近十年来在国家地理学联合会中成立了历史地理学委员会。

以上事实说明各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日益活跃的趋势。国际地理联合会建议出版各国历史地理研究论文集,这是很有意义的。它能完整而系统地反映各国历史地理现阶段的发展状况。

国际历史地理学的新阶段主要不是表现在历史地理研究范围和数量的扩大上,而是主要表现在对其科学基础的探讨,表现在空前规模的关于它的理论、方法论和方法的讨论上。历史地理学科学基础的改造特别反映在一些讲英语的国家中。在那里发表了很多重新认识历史地理学的文章。在英文文献中,M.康曾(Conzen M. P.)的文章反映了在方法论方面的进展。六十年代后半期有关历史地理学方法论方面的文章比前五年至少增加了一倍。

对历史地理方法论问题的重视不仅局限于英语国家。近十年在日本也有不少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在意大利历史地理方法论方面的进展反映在费勒 G. (Ferro G.) 和 M. 克互伊尼(Quaini M.) 和其它作者的文章中。近几次国际地理代表大会(加拿大, 1972; 苏联, 1976; 日本, 1980) 的历史地理专业组也特别重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问题。这些都证明了国际历史地理学的转折。

2. 方法论和方法上的改变 首先谈谈对方法论和方法上的改变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的方法仍是评述文献。在这方面 A. 贝克尔(Baker A. R.) 近年来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M. 塞曾运用的方法是统计公开发表的方法论方面文章的数目和根据其被引用的次数评价其效益。这个方法比较复杂,需进一步改善,本文作者采用了较简单的方法,即向参加第23届国际地理大会的历史地理学家发一调查表,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它在地理学中的地位,它的主导研究方向,它与社会实际的联系,开展历史地理学家间的国际合作等。

这里就调查结果和综合七十年代各国的出版文献谈谈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上的新趋势。首先应考虑到各国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的不平衡和研究方向上的差异。这就要弄清划分新趋势的标准。一个学派的新趋势对另一学派可能是早已使用过的旧东西。说到历史地理思想的发展,在七十年代在英文文献中首先是侧重于方法论方面的改变;在瑞典,偏重于改善历史地理研究的方法;苏联则着重于研究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理论。在发展历史地理学科学基础的研究工作中,以上三种类型反映了各种学派的发展特点,也反映了国际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的一定阶段。

在讲英语的国家中,传统的,实证的历史地理学重新抬头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现象学,结构主义,行为主义等等。多数情况下这些观点是从外部引来,而不是从历史

地理本身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衍生的。它们基本上仍是循着传统的轨道前进,只是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内容进一步分化而已。

近十年来在相邻学科的影响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大大丰富了。除了史料方法以外,日益广泛地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树木年轮学,孢粉分析,磷酸分析等等)和航片等。我以为,最根本的变化是试图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加工分析,运用数学模拟。这些方法的推广标志着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新阶段,即由经验性,假设性的概括上升到严密的,理论上的概括。历史地理学方法上的更新充分反映在1979年在剑桥召开的讨论会上。

历史地理学另一个重大的进步表现在预报——应用研究方向的加强上。人们开始试图把传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如查明在现代景观中残留的过去年代的生物遗种,一定时期内地理环境的改变等,有助于保护古迹,修复一些古城中心,以推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又如一些阐述历史地理对改善农业状况的作用,确定水域边界的文章等。正如福特(Ford L.)指出的那样,加强历史地理与实践的联系有助于提高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地位。

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地理与实践的联系往往带有狭隘的实用性质,这种状况会损害应用方向的信用,阻碍它的发展。实用方向也可能使对历史环境改变的分析失掉科学的客观性,从变化不定的,当代人的猜测去解释历史的事件和因素。

然而历史地理的应用方向是应该肯定的。部分历史地理学家对应用方向的怀疑是由于历史地理与实践的联系为时还不长,经验不多,以及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研究还不够。再则,远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什么是应用方向,它在总的历史地理研究和单项研究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看来,不应把应用方向理解为号召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为实践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只是总的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部分或一定研究阶段的一部分。同时应用方向又要求把与实际的联系看成是历史地理发展的重要因素,实践的需要可决定这个或那个研究方向。

预报是应用方向的一个方面。1969年一组年青的英国历史学家发表了题为《过去的未来》的文章,主要阐述了历史地理的预报方向。此外还有R.莫里尔(Morrill R.L.)关于瑞典南部城市进化的研究文章。

应用方向的另一方面是历史地理学对整个地理学和相邻科学的意义。历史地理学家研究相邻科学和地理学中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其它一些新问题,这种跨学科的接触有利于发展新方向。

3. 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实证哲学和侧重地域结合的研究阻碍了历史地理学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是描述性的。虽然先进的学派在归纳综合阶段就曾研究过理论概念,然而历史地理学家却很少有这方面的经验和尝试。

当代历史学家,特别是讲英语国家中的“新历史地理”学派认为历史地理需要理论,争论的问题是怎样研究理论,怎样在具体研究工作中运用这些理论。

在讲英语国家中广泛流行历史地理学家借用相邻学科的模式。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地理学的迫切任务是检验为现代环境状况制定的模型。还有一些历史地理学家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检验从其它学科引用来的模型,任何模型都可立即用来解释过去年代的地

理环境面貌，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也可较完整地恢复历史状态。如英国历史地理学家Д.肖伯纳利用经济学家杰·希尔霍爾斯特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定的模型构拟十七—十八世纪俄国欧洲部分森林草原带人口定居的过程。应当说明，这种机械地搬用模型将会在历史地理学研究工作中产生反历史主义的危險。如果利用描述现代现象和过程的理论模型去评价历史资料的真伪，这种危险性更大。加拿大历史地理学家Д.穆迪和Д.勒尔认为，只有当概念和理论相适应时，它才能成为事实。而且分析那些能证明所选定的模型的事实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唯心主义地搬用模型会破坏理论，会在历史地理学中产生实证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于理论模型和事实的结合完全是另一种态度。如果模型能经受得住具体研究工作的广泛检验，它就可用于解释许多事实，用于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情况下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面貌，用于预报。对于历史地理学家来说，对理论模型的全分析应成为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就象历史学家严格地、科学地分析历史文献一样。

现在历史地理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仍然是制定和检验部门性、地方性和个别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局部模型。把历史地理长期积累的关于各类要素相互联系的发展的认识系统化也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科学的分化大大超过了它的综合，局部模型彼此间不能相互“衔接”，在各种相互竞争的、不同的观点中很难弄清和统一对历史地理研究对象的认识，这些使得很多历史地理学家感到不安。

自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变化问题具有很大的综合潜力。这个题目很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观点进行过研究。柏林文化景观学派把这种变化解释为文化的变换。奥地利经济地理学家X.博贝克试图把这种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是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立场划分的。瑞士地理学家X.卡罗尔确认这种变化与历史上相互交替的《工艺技术》有关。然而所有这些局限在一个范围的理论认识彼此不相联系，因此仍然只是一些孤立的假设。

为了理论上的探求，西方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日益求助于马克思主义。这种趋势大大地丰富了历史地理学。如果在这方面建立西方先进的历史地理学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地理学家的合作将是有益的。

4. 历史地理学家的国际合作 还是在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各国历史地理学家按统一计划进行系统合作的建议。但是这个建议未能实现。七十年代历史地理学家的国际交往大大加强。为了较系统地介绍各国的新进展、新成就，国际性《历史地理杂志》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还有各国历史地理研究现状论文集、国际概述和图书目录。它们的作用将会增长。

从1975年加拿大——英国的学术讨论会开始，讲英语的历史地理学家间的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现在形成为较广泛的国际会议（CUKANZUS表示参加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这种国际会议与议题广泛的国际代表大会不同，它的内容带有专业性，讨论一定的问题。例如1979年的CUKANZUS代表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在发展农村、城市自然景观中的过渡状态问题。

1976年在国际地理联合会内建立的地域组织的历史变化专题工作组提出了广泛的工作计划。工作组于1979年分别在剑桥和布尔诺召开的讨论会反映了历史地理学家国际合

作的两个不同的着重点。在布尔诺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城市 and 城市化地区地域组织的历史变化和取得结果的各种工具。在剑桥会议上则着重讨论历史地理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国际会议上各国历史学家常发生意见分歧，但是国际合作的新趋势必将会克服障碍，继续发展下去。

李德美译自《Изв. АН СССР, сер. геогр.》

1983, № 2

利用重力模式进行港口规划的一个实例

A. G. 威尔逊

英国《1964年港务条例》要求重大的投资提案应由运输大臣批准，国家港务委员会可以对投资提案向运输大臣提出建议。1964年5月间，布里斯托尔港务局提交《Portbury计划的第一期工程》一案请求批准。为了新建九个深水泊位，估计耗资27亿英镑（1963价格）。九个深水泊位中有两个是散装泊位，有七个是杂货泊位。1965年5月，国家港务委员会向运输大臣建议批准这个计划。

Portbury计划是一项非常庞大的计划，于是政府决定亲自进行调查（1966年，运动部）。布里斯托尔港务局提供了有利于自己提案的预测，顾问们的预测对此提案的原始资料作了补充。国家港务委员会书面评定，用这些预测进行了“现金流量贴现法”（d.c.f）*的分析。布里斯托尔港务局和它的顾问们在一些数据上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采用顾问们的预

测，这项计划的资金回收率是零（超过了50年），而若采用布里斯托尔港务局的预测（1966, P.2运输部），则资金回收率为7.5%。关键的分歧是对由海运出口货物的预测。布里斯托尔港1964年由海运出口的货物是19.6万吨，顾问们预测1980年的数字是46.5万吨（加上Portbury港），而布里斯托尔港务局预测1980年的数字是260万吨。进口货物的相应数字不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差别。为了在布里斯托尔港务局和它的顾问们的预测之间做出决断，政府决定通过选择的方法调查核准这些预测。

工作这样进展是可行的：英国所有港口的来往货流的调查由Mivscow有限公司在1964年内为伦敦港务局落实成文，而且要使这些调查结果能被运输部的经济规划组采纳，因为在运输大臣做出决定之前不久会出现一些有效的数据。调查结果得

* 现金流量贴现法—Discounted-Cash Flow.

一种衡量投入资本所得的方法。用利息率来表示某投资项目的价值，根据这个利息率，该投资项目的未来总收入扣除从开始到目前为止的贴现利息后等于其原始投资。这一方法比大多数其他衡量投入资本收益的方法更为精确，因为它承认币值变动的影响。它可以根据公司的标准来比较每项投资的所得率，从而确定某项投资是否可取。

《现代经济词典》（美）D. 格林沃尔德主编，商务印书馆